

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数量不断增加！

谁来管管城市流浪犬？

“疯狗已咬伤多人，请大家互相转告，并注意安全！”6月中旬，湖北通城一条提醒疯狗咬人的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当地疾控部门称，先后有20多人被咬伤。多名民警携带网枪、警棍等设备在城区搜寻，最终在市民的配合下将伤人犬只进行了处理。

这并非个案。近来，多地频曝流浪犬伤人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相关法规、措施落实不力，管理手段滞后，随意弃养犬只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流浪犬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势头。



1 感到厌烦随便丢弃，流浪犬数量明显增加

记者在长春、武汉、重庆、南昌等地走访时发现，一些人口稠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经常出现流浪犬，有些流浪犬被周边居民定时投喂。

由于很多城市都没有真正落实宠物犬登记制度，因此，宠物犬的数量无法统计，流浪犬的数量更无从知晓。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杜帆介绍，协会做的一个调查抽样显示，仅武汉一个城市，市民养的宠物犬估计有数十万只到百万只。

多位动物保护人士说，饲养宠物没有门槛且实际登记率低，养犬成为很随意的事。有的人高兴时抱回一只，感到厌烦时就随便丢弃，流浪犬的数量日益增加。

南昌市犬只留检所负责人胡志强说，所里有300多只流浪犬。目前，当地加强了路面巡逻力度，每天三台车在全市巡逻，被收容的流浪犬数量以每周10多只的速度增加。

据悉，在苏州市公安局下辖的6个犬类留检所，自2016年以来留检犬只共63125只，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流浪犬。

重庆民间爱心人士杨玉华介绍，她参与创办的救助基地现共有1100多只流浪犬，仅今年前5个月就救助了100多只。由于流浪犬数量太多，基地爆满，目前正在扩建。

2 对弃养者难以追责，收养费用负担沉重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养犬管理规定或条例。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出台的养犬管理规定或条例明确，不得遗弃所养犬只，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些规定并没有阻止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

多地公安民警表示，由于缺少线索和证据，除非主动现身，否则很难找到流浪犬的主人，更无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据悉，目前的流浪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繁育出来的“二代流浪犬”，大部分都是被弃养的。流窜在城市角落的流浪犬多数有伤病，其中瘦小或残疾的流浪犬大多长期生活在垃圾堆附近。

另外，走失也是流浪犬增多的重要原因。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流浪犬中不乏大型犬甚至烈性犬。记者在长春、武汉、重庆等地发现，在一些闹市区和花鸟鱼市场，有不少大型犬和烈性犬的幼崽在出售。在相关

网络论坛和交易网站上，不少人大肆买卖烈性犬幼崽。动物保护人士称，饲养大型犬、烈性犬违背相关法规条例，且成本高，很容易发生弃养，并导致病犬伤人。

流浪犬不断增加，政府收容、喂养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郭文华介绍，苏州市区的一所犬类留检所，除场地租金和人员工资以外，每年包括狗粮、消毒等在内的日常维护费用约20万元。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告诉记者，不少民间收养救助基地都是志愿者筹钱甚至借钱运营，维护运营成本很高。

目前，北京、南昌、苏州等地已经启动市民领养流浪犬制度。南昌市犬只领养窗口自今年1月21日开放以来，有64只流浪狗被领养，其中幼犬20只。不过，市民领养流浪犬大多看重品种与颜值，往往愿意选择金毛、哈士奇等名贵犬收养，普通流浪犬乏人问津。

3 强化饲养法律责任意识，倡导公众多领养少买卖

在苏州、长春等地，公安机关和社区物业等多部门采取发放告知书、免除相关收费等措施，呼吁公众提高依法文明养犬意识。

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管理能力，减少不负责任的饲养，也是有关部门努力的方向。从去年开始，苏州给登记办证的犬只身体内植入芯片。芯片上有主人和犬只的信息，宠物即使丢失也能快速找回，同时可有效防止弃养。

南昌市流浪犬民间收容基地、益善爱护动物协会会长李兰说，救助机构可与宠物医疗机构合作给宠物做绝育手术，减少流浪犬数量。

杜帆说，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承担流浪犬收容、喂养等职能，有效弥补地方相关部门资金有限，设施不完善和规模不大等短板。因此，可以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流浪犬的处置。（新华社“新华视点”）

中央10个督导组 实地“督战”扫黑除恶

据新华社电（记者熊丰、伍岳）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中央决定，派出10个中央督导组，赴全国开展督导工作。

据介绍，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工作将从2018年7月份开始，共组织三轮，每轮督导10个左右的省市区，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今年将在河北、山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等10省市开展第一轮督导。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并适时开展“回头看”。

教育部：1至2年解决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问题

据新华社电（记者胡浩）记者26日从教育部获悉，自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摸排校外培训机构201193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办公室主任陈东升介绍，教育部要求，以今年年底为时限，基本完成专项治理，以明年上半年为时限，逐级对专项治理工作验收督查。

“我们力争通过‘组合拳’，用1至2年时间，基本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负担过重的突出问题。”他表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课后服务工作的意见，坚持学生自愿、公益普惠、成本分担、合理取酬的原则，指导各地建立健全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同时，将加快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学校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科学布置作业，合理安排作息，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从根本上缓解培训热。



宁死不屈的工农运动先锋——欧阳洛

据新华社电（记者范帆）欧阳洛，曾用名毛春芳，1900年生，江西永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欧阳洛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北伐军进入永新后，他担任了新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洛领导广大农民打倒豪绅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同时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会陋习的教育，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工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面都被发动起来，工农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1927年4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欧阳洛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绅与土匪勾结，纠合反动武装攻打永新县城，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转移，一面联络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武装，于7月分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赶走反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7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欧阳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到党组织，化名毛春芳，被派到沪东区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1929年9月，党中央决定重组湖北省委，欧阳洛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0年2月，欧阳洛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4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欧阳洛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就死，决不投降！”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承诺高息，“稳赚不赔”诱你“上钩”

起底那些“坑人”的理财平台广告

“100%本息担保”“20%年息”“银行存管资金”……看到这些理财产品的广告，你会不会心动得马上就想行动？

别急，承诺“稳赚不赔”，承诺高息，你可能已经遇到了虚假违法广告。

承诺高息，“稳赚不赔”诱你“上钩”

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

但记者调查发现，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稳赚不赔”成为不少理财平台的常见“话术”，这也是监管部门在类金融企业虚假广告查处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

例如，近日北京市工商局公布，自2015年9月起，北京信诚时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网站PC端、手机APP端、宣传彩页、在经营场所设置易拉宝等途径对“诚信贷”平台进行广告宣传，宣传用语中使用了“稳赚不赔、100%本金收益保障”“全网首推 即投即计息20%年

息”“安全和高收益成就互联网理财第一首选品牌，让您的财富每年增值20%”等。

上海此前查处的案例中，也有不少是以这种高额的年化收益率来诱导投资者“上钩”。例如，上海一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其自有网站发布“拍活宝产品”广告，含有对投资回报预期收益的保证性承诺，并对可能存在的收益风险未予警示；当事人还未经他人同意发送电子邮件广告，其中宣称你的信用额度马上使用的承诺实际无法兑现，构成虚假广告，最终被依法处罚款80万元。

“包装术”花样百出，目的是虚假增信

记者调查发现，除承诺高息外，部分理财平台还通过各种“包装术”让自己看起来更可信，让投资者更愿意“掏钱”。

一是使用政府公信力“背书”。例如，北京走出去投资顾问中心为了宣传推广业务，在其自设网站上发布的部分图片中使用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和形象。

二是虚构“软实力”增加信用。例如，为宣传公司业务，蚂蚁白领（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4日在其网站发布“我们的合作伙伴：XX银行（行标及文字）”的宣传内容。经执法人员向该银行北京分行核实，当事人与该银行不存在合作伙伴关系，亦未签订任何合作协议。

此外，部分互金企业打着“银行存管资金”等旗号，为自己增信，营造正规形象。此前银监会已经发布的《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明确指出，网贷机构不得利用商业银行变相背书，不得打着存管人的旗号做营销宣传。商业银行作为存管人，不对网络借贷交易等行为提供担保，不承担借贷违约责任。

三是谎称获得“国家资质”。例如，上海市工商局曾查处过的案例显示，上海右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利用宣传网页，对外宣传其获得“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委”等几个部门的审批，但事实上其经营业务无需也并未取得相关审批，最终被罚款。

（新华社）

